四天四夜：
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

李润平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天四夜：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 李润平著 .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 - 81078 - 645 - 8

Ⅰ. 四 . . .　Ⅱ. 李 . . .　Ⅲ.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Ⅳ.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630 号

2006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天四夜

——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

李润平　著

责任编辑：姜　勇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出 版 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 - 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 - 64492342
网址：http:// www .uibep .com　　E-mail: uibep@126 .com

北京市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48mm×210mm　6 印张　81 千字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78-645-8
印数：0 001 - 5 000 册　　定价：16.80 元



谨以此：

志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
哀悼二十四万罹难的人们
祝福大难逃生幸存的人们
献给所有善良无私的人们

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

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十一分，北纬三十九度三十八分，震级七点八级，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十一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虚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危害最烈者。

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此灭顶之灾，终未渝回天之志。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移伤残之躯，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谱成一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己、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

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驰奔，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赠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渡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清尸防疫、通水

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

供电、发放救济等迅急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自一九七九年，唐山重建全面展开。国家拨款五十多亿元，集设计施工队伍达十余万人，中央领导也多次亲临指导。经七年奋战，市区建成一千二百万平方米居民住宅，六百万平方米厂房及公共设施。震后新城，高楼林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春光融融。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五谷丰登，山海辟利，百业俱兴。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冀东之沃野。

抚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爰立此碑，以告慰震亡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特制此文，镌以永志。

唐山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在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

引子



那是一段非常惨痛的日子——

死神威胁着我，剧痛折磨着我，思恋萦绕着我，但我却像是一个废人一样地没有任何能力来抗争。

那又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我得到了许多陌生人的关爱，有脸上挂伤手上带血的解放军战士，有含着泪水发着颤音的医生，有被掀开了头皮的老妈妈……

我远离家乡，他们不是我的亲人却胜似我的亲人。是他们无私地伸出一双双救助的手，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一次次地拉了回来，让我在身体上受到重创苦不堪言的同时，心灵却浸浴了阳光，让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感受到了人生的宝贵，人性的美好。

死神逝去，涌上我心头的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被人关爱对于生命的价值，我真正懂得了怎样用心地去爱每一个人。我也深深地感悟了人生，明白了人性，领略了生活，使我能够永远直面人生，赞美生活，深情地拥抱我们的世界！

引子





目录

引　　子
我在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　I

(一) 凌晨的噩梦　001
(二) 生死大迁徙　021
(三) “要活命，上机场!” 041
(四) 医疗队在行动　051
(五)我要活,能忍住!　059
(六) “死亡角落” 077
(七) “泥猴”有了归宿　087
(八) 我和“邻居” 095
(九) 又一次逃生　103
(十) 希望在前头　119
(十一) 生命的起飞　131
(十二) “硬着陆” 149
(十三) 我终于活下来了　159
(十四) 后记　175

(一)

凌晨的噩梦

1976 年 7 月 27 日傍晚，唐山地委党校。

我作为一名插队知青的典型，在那里参加一个培训班。那时，政治运动的影响，给任何事情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三十天的培训，明天是最后一天，可我却还没有弄清楚，究竟这是一个什么培训班。

吃完晚饭我趴在宿舍的条桌上苦思冥想。入夜并没带来一丝凉意，天阴得凝重，气压很低。宿舍里没有一丝儿风，酷热难熬。我脑子里很乱，明天上午是这个短训班的学习汇报会，班主任指定我发言，讲一讲学理论的心得和体会。讲什么，

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我发言。转眼间天已将近午夜时分，仍然没有一丝风，更没有一点凉意。

我到自来水管下冲了一下脚，水却格外地凉，我干脆脱下背心当毛巾，洗了个痛快！边洗我边纳闷儿，天这么热，水怎么这么凉呢？

起身一进宿舍，冲凉所带来的爽意全都消失了，人立刻就像进了蒸笼一样。躺在床上，汗水一会儿就洇湿了床单，再加上对明天发言的迷茫，我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悄然来到了操场上。



此时大概已有凌晨两点了，我抬头望天，天空灰蒙蒙的，没有星光，也看不到月亮，虽然没有前夜阴得那么凝重，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黑黄交织、天地合一的浑沌。

我倚在露天主席台前的一根孤零零的灯杆下，脑子里一直在想班主任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明天的会上我该讲些什么？我真地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

虽然是盛夏，后半夜的气温还是降下来一些。

依然没有风，四下里又特别地静。同学们酣睡了，学校沉静了，我的周围一片静谧。

我慢慢地踱起了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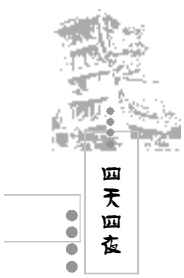
这里是学校的中心广场，全校的集合、出操、大会都在这里进行。学校很大，我估摸着有一百多亩地。生活区和办公区都在前边，广场的后边是成排的教室，听说学校占的是唐山市原来的看守所的房子，我觉得也像，它虽然也是平房，但和一般的平房不一样。房子很高，高到站在条桌上扬起手还摸不到房顶；房子的墙很厚，厚到了屋子中间的隔山墙都有一砖半厚；房子的檩密，密到了六排椽子七条檩，比我们青年点的平房多出了两排椽子两条檩；房子的门窗怪，怪到了不管是门还是窗，都钉着粗粗的铁栏杆。

学校离闹市区还很远，坐落在南刘屯，再南边就是郊区的女织寨公社。西边紧靠着岳各庄，在岳各庄的东南，有一处部队营房，当地的人们都习惯叫它兵营。学校的东边临着唐丰路，丰就是丰南，学校就在唐山和丰南之间。

一个人在这空旷寂静的夜空下游荡，我感到



很惬意，好长时间我没有这么闲过了。去年我刚满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喊着“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情，戴着大红花，坐着双套马车，义无返顾地去了农村。三个月后我竟然被选为一个有好几百口子人的生产队的队长。其实我什么也不懂。农活，我才干了三个月，队里有十年几十年的老把式，跟他们比，我简直就是一个“生个子”；乡里乡亲，我完全是一个外来人，全队里三大姓，没有一家姓李，人家都说我是桃树枝上结杏子——“个别姓”。可是大家伙就是看中了这两点。“生个子”干活不惜力，不怕苦，多累多苦的活我都抢着干。而且农活的技艺也是干出来的，头回生，两回熟，只要留心老把式的手法，不愁学不会。“个别姓”对于队里的社员们来说就更好了，和哪一姓都没有亲情，办事公平没私心。再加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家口的拖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就不担心贪啊占的了。所以，大家伙一起哄，就选了我。



这可就苦了我了，我要强，干什么就想干好

什么，十几岁稚嫩的肩膀挑着几百人吃喝拉撒睡的担子会有多么沉重。但我还是挺住了。很快就赢得了大家伙的认可。回想起来，社员们对队长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要你办事公道，不贪不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行。有一次，为了和老天爷较劲儿，抢收抢打麦子，我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午夜回队里拿东西，路过村边的小树林，迷迷蒙蒙地怎么也走不了了，不知不觉就倒下睡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我瞪大了眼睛四处观看，竟然是在一片坟墓里。

这是一处烈士墓。抗美援朝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有四川籍的、安徽籍的、江西籍的，还有东北籍的，他们是从朝鲜战场上负伤下来，在一个后方医院救治无效牺牲的。说起来也怪，我平时最忌讳墓地之类的地方，可是在那个累极了的晚上，在烈士墓前我居然睡得是那样地塌实。到第二天我和队里的能人刘大伯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是遇到了“鬼打墙”，我笑了，因为我最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忽然，我好像感到了沉闷的空气中有几点雨意，抬头看天，在漆黑的天穹上，一片接一片地，一道接一道地闪现着银亮亮的弧光。

我的第一反应是哪里在电焊，是电焊的弧光映亮了天际。可我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怎么漫天都闪？怎么此起彼伏而不间断？哦，要下雨了。不对，这有点蹊跷，怎么只有电闪没有雷鸣？我伸直了耳朵细细地听，似乎听到了低沉的、似有似无的、呼隆隆的声音。我还是认准了是闪电骤起，风雨欲来！我急急忙忙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讲什么？就讲一讲自己的学习体会，把小组讨论的发言再说一边吧。

带着心中有底的快意，也有快速躲雨的心情，

我急忙回到了宿舍，轻手轻脚地上了床，也许是天太晚我太困了，也许在空气中的确是有了一些凉意，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的梦，是一个恋家的梦：好一个艳阳天，我和我的社员们在繁忙的劳作之中。万里长天，晴空碧蓝。太阳就像巨大的银盘，高悬穹顶，把热辣辣亮闪闪的光芒撒遍了广袤的田野，照耀着熟透了的麦子，微风袭来，涟漪荡漾，就像金黄的海洋。

农民，最大的快乐就是收获，6 月下旬，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快乐的季节，也是最劳累的季节。那时候，我们公社里流行的口号是“流大汗，拼命干，早起四点半，晚上打夜战，一天要顶两天半！”是的，从 6 月 23 开镰，十几天的工夫，金灿灿的麦粒就堆上了房。我们那一带是习惯于在房顶上晒麦的。

滚圆的麦粒，不薄不厚地摊在平平的房顶上，用光着的脚，在滑溜溜的麦层里划着通风沟，再看着远处忙碌的景象，听着打麦场上隆隆的机器声，心里特别舒畅。



哎，怎么要下雨了，真是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一时间，我感到暴风骤雨马上就要来了。我非常着急，可是四下里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木锨，也没有苫布。怎么办，我飞一样跳下了房子，在狂风和闪电中冲向大队部。

我冲进了队部，抓起了麦克风喊人，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急死了。



突然，一阵“呼隆咔嚓”的巨大响声，把我从睡梦中拉了回来，朦胧中我马上感到大地在剧烈地震荡，先是垂直地踊动，大地在弹跳，我觉得被一种奇异的力量颠起来，又沉下去。然后是横向大幅度猛烈摇摆，像大海的巨浪。我立刻又觉着是被人抻过来推过去。

我猛地睁开了眼，尘土扑面而落，房顶和墙壁在龟裂，回响在巨大空间的隆隆声和充斥在屋内的断裂声胶着在一起。我感到极度的恐惧，本能地坐了起来，也就在这一刹那，粗大的房梁带着沉重的房顶呼啸而落，房梁的中间部位，重重地砸在正熟睡在宿舍中间长条桌上的一个学员身上，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学员，还不满二十岁，由

于昨晚天太热，他不愿意睡角落里的床，就抻了一条床单，躺到了我们平时围着学习的大长条桌上，却第一个被房梁砸着，一股热呼呼的东西喷溅了我一身一脸。我意识到我旁边的同学一挺身冲向了窗子，手指粗的铁栏杆和随之倒下来的厚厚的砖墙又使他倒了下来。随着桌子和玻璃的破碎声，房梁的一头砸向了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我，终于清醒了，我意识到这不是梦，这是现实，是残酷而真切的现实！



人们都说最大的恐怖莫过于死亡，我真正觉察到了